

薇拉探案②

将军之死

[美] 戴安·沃特/著

[美] 徐基谦/译
徐基恒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薇拉探案②

将 军 之 死

[美]戴安·沃特 著

[美]徐基谦

译

徐基恒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4-4765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将军之死/ (美) 沃特著; 徐基谦, 徐基恒译.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4. 10

(薇拉探案)

ISBN 7-81087-883-2

I. 将… II. ①沃… ②徐… ③徐… III. 侦探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07208 号

丛书名: 薇拉探案

原书名: Justice Denied

书 名: 将军之死

著 者: [美] 戴安·沃特

译 者: [美] 徐基谦

徐基恒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泰锐印刷厂

版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

印 张: 9.625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字 数: 216

印 数: 0001~3000 册

ISBN 7-81087-883-2/I·002

定 价: 19.80 元

本社图书出片印装质量问题, 由发行部负责调换

联系电话: (010) 8390325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E-mail: cpep@public.bta.net.cn

www.jgclub.com.cn



[美] 戴安·沃特

译者的话

翻译动机的产生本是一个偶然。首先我要感谢我的表弟(Sherman Lin)把戴安·沃特的探案小说《隆胸疑案》介绍给我。卒读之后，不忍释卷。我不仅为书中离奇的情节和缜密的推理所吸引，尤其是主人公薇拉法官这个人物形象，她的思维和语言，她为人处世的风格都引起了我的共鸣。

我感到戴安·沃特的探案小说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那种一味追求血腥与恐怖的流俗之作，而是一部非常讲究推理、注重分析的断案小说。它向读者展示了20世纪末，美国南方一座中等城市里人们真实的日常生活，反映出当今美国社会的律师、法官以及平民百姓的习俗与心态，特别是真实地呈现出这座南方城市至今仍存留着早年庄园主意识的现象。读者可以跟着主人公薇拉走进今日坦帕城里的律师事务所和法庭，走进公司和工厂，走进募捐会，走进民俗文化节，走进高尔夫球场，走进剧院……

这套系列丛书是一本一本问世的，引起了社会反响，受到了评论界的关注。《隆胸疑案》是作者的文学处女作，已经第三次印刷；之后《将军之死》和《真假命案》相继问世；目前

第四本书刚刚上市，就受到美国新闻界主播人莱瑞·金的好评。有评论说“作者用一个个离奇的故事，带领读者了解了当今美国社会具有高度敏感性的一个个诉讼案”；有评论说“作者以锋利的笔触和对人生深刻的理解，揭露了坦帕地区上层人物的丑陋”；还有评论说“读者能通过极富悬念性的故事情节，了解当今美国佛罗里达法律界的激烈交锋；欣赏到小说中的实际‘侦探’——女法官薇拉的干练与智慧”。

我意识到这套小说的成功与作者的职业身份直接相关。作者戴安·沃特本人从事律师工作长达二十年之久。她曾在各种刊物，特别是美国律师协会的刊物上发表过大量有关法律的文章。她是一位小有名气的演说家和教育者，是《保留优秀律师》一书的作者。

我要感谢我的妹妹徐基恒，她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结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硕士研究生班；二十年来一直在北京景山学校从事高中语文教学工作。她对翻译初稿做了有效的文字梳理工作，忠实而准确地再现了作者的意图。因此，应该说这套丛书的翻译工作是我们姐妹俩合作完成的。

我和妹妹徐基恒本是同根生——在中国文化氛围中一起长大。20世纪80年代，我远渡重洋来到美国攻读硕士学位，学的是语言学和人类学。我和妹妹在近二十年里，分别在不同的国度生活，在不同的领域工作。今天我们携手耕耘，把一套优秀的出版物介绍到中国，以飨中国的广大读者。翻译过程中，我们经常通过越洋电话切磋。在讨论过程中，我们都深深地感到：长久的时间隔离，使我们在文化观念上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异。因此，我希望读者不要把这套书仅仅当作悬念小说来读，而应该通过书中的细节描写，去了解当今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去窥

见城市中产阶级生活之一斑。

我要感谢我的丈夫John Hamel(坦帕当地的律师)，无论是语言文化的微妙之处，还是有关法律程序的专业知识，他都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

我要感谢作者戴安·沃特，她对我想把这套书介绍到中国的想法给予了热情的首肯与大力的支持。为了中国读者更好地理解原作，在不违背作品原意并征得了戴安·沃特同意的前提下，我们对原作语言做了适当的改动。

我特别要感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他们的诚恳与信任使我将翻译的愿望变成了出版的现实。

徐基谦

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坦帕市

2004年4月25日

本 书 主 要 人 物

薇赫米娜·卡尔森	联邦法院法官
(昵称薇拉)	
乔治·卡尔森	薇拉的丈夫
艾伯特·伦多·安德鲁斯	将军 (被提名的最高法院
(昵称安迪)	法官)
麦德琳·安德鲁斯	安迪的太太
洛比·安德鲁斯	安德鲁斯的大女儿
约翰·威廉姆斯	洛比·安德鲁斯的丈夫
(昵称杰克)	
舍尔顿·沃维克	参议员
凯特·奥斯汀	薇拉的养母
杰森	凯特的儿子, 薇拉认做兄
	弟, 沃维克参议员的助手。
奥利维亚·霍姆斯	女律师
奈尔森·牛顿	原告
阿琪鲍德·亚历山大·杜门	被告律师
本·黑森威	坦帕警察局警长
弗兰克·本德拉	新闻记者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6
第三章	33
第四章	46
第五章	56
第六章	69
第七章	84
第八章	100
第九章	109
第十章	128
第十一章	141
第十二章	150
第十三章	173
第十四章	183
第十五章	193

第十六章	205
第十七章	228
第十八章	247
第十九章	253
第二十章	266
第二十一章	278
第二十二章	291
后 记	295

第二章

我叫薇拉·卡尔森，像美国佛罗里达州中部坦帕地区联邦法院的其他地区法官一样，我的工作永远没有尽头。我常想，恐怕我连拥有一个颐养天年，老死于户牖之下的机会都没有。过于繁重的工作将把我早早地埋葬掉。

自约翰·汉密尔顿被枪杀的那天，我的正常生活就结束了。事后看，在这起枪杀案中，凶手的动机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当时所有的人都一头雾水，感到异常的蹊跷。在之后的几个星期里，我对发生在身边的这起谋杀没有任何掌控能力，甚至无从调查，但是事态却始终在我身边悄悄地发展着。

那是一个星期五的早晨，我正在坦帕旧联邦法院的法官审讯庭里，一边看参议员立案的最后听证，一边处理我手头正在受理的法令文件。

当时，华盛顿特区的国会山前聚集了很多前来抗议的人，

比开始听证的第一天来的人还多。抗议的人们很可怜，在一月份的冰雨中已经站了九天了，能如此执著地保持着旺盛的控告勇气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自从1991年布什总统任命克莱瑞斯·汤姆斯为最高法院法官以来，人们对总统的选择从未表示过如此强烈的愤怒。起因是坦帕市最高级的军官艾伯特·伦多·安德鲁斯被提名加入汤姆斯的工作班子，将同坐法官席位。

对我来说，一个新的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比任何新闻都重要，因为如果安德鲁斯将军真的得到了这个职位，那就意味着在未来的若干年里我将受他的控制。为此，对他可能走马上任的消息我一点儿不感到兴奋。

游行开始时，抗议的人们有组织地行进着，要求生存权力的走在左边，同性恋的男男女女走在右边，反对军管的走在中间。人们虽然持不同意见，但队伍从前往后有序地排着。渐渐地，人们混杂在一起，形成了一大队人。人们举着的各种自制的牌子都已被雨水浸透，牌子上的蓝墨水滴到人们的手上、头上，看上去是一副副十分难受的模样。人们用空汽油筒点着火，许多人聚集在“简易火炉”前取暖，不过要想取暖必须有挤进去的能力。当时我正在办公室里工作，绝对想像不出街上的混乱状况。

电视镜头上的评论员冻得直打哆嗦，他们站在冷天的街上，冰凉的雨点打在他们雨伞上。而我却感到庆幸，我住在佛罗里达，这里一月份很少下雨。平时我喜欢敞着车篷开车，自得其乐。

虽然天气恶劣，抗议的人们仍然天天来，在国会山前等待，而且每天的人数都在增加。人们呼喊着手牵着手，唱着

歌。每当有新闻界的人走过，他们就仰起脸，提高嗓门，希望被录像、被录音，好让更多的人看见他们，听到他们的声音，希望通过MSNBC电台不断地广播出去。这一次抗议活动跟以前原则性弱的自由派反对汤姆斯法官大不一样，人们发誓要赢。

能有这么大的热情是不易的。我想起我年轻的时候，也是个理想主义者，做起事来也是信心十足，现在这点锐气早没了。

我知道，是时间消磨了我的锐气。我活了差不多四十年了，从生活中得到了不少教训。我知道那些抗议的人们所做的事需要有点献身精神，而我已经不再有献身的热情。

在我被任命为法官之前，从事律师工作已经有些年头了，我发现每件事都具有第十三面，没有绝对的黑白之分，没有绝对的正确或错误。似乎人们总是在说“你最近为我做了什么？”安德鲁斯将军现在应该发现这个事实了。这对一个有点名气、从战场上归来的英雄来说，是一门难学的功课。

足足一小时，电台的评论员都在重播听证的过程。没有人手里掌握着预知命运的水晶球，因此，没有人能预测出听证的结果，发生争执的双方可能从百分之百的胜利瞬间转为百分之百的失败。等待被提名人的是厄运还是好运，完全取决于发言人的观点。

我漫不经心地看着电视屏幕。

离听证会开始还有十分钟，最高法院的大型高级轿车载着候选人已经拐到路边。国会山的警备人员被派来保护他的人身安全，警察环绕在轿车四周，右边的车门被打开了。第一个从车里出来的是候选人的私人秘书——约翰·汉密尔顿，他伸直身子，站起来大约有一米五二，他环视了一下周围，从站在他右侧的一个警察手里接过一把打开的黑雨伞。然后他站到一边，

等待艾伯特·伦多·安德鲁斯从车里出来。突然，在嘈杂的呼喊声中响起“啪啪啪”几声枪响，只听人群中发出刺耳的尖叫声，人们被吓呆了，顿时混乱一片。眼见汉密尔顿的身体像个卡通人一般地面朝下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

这可是对外广播的国际台。这个场面使我立刻想起杰克·卢比在众目睽睽下枪杀李·哈维·奥斯沃德的新闻片。刺杀政敌在美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林肯、两个肯尼迪、路德·金、福特、里根都遭遇了枪杀。里根被刺杀时，吉姆·布瑞迪成了替罪羊。毫无疑问，眼前汉密尔顿就是安德鲁斯的替罪羊。

我赶紧拿起电视遥控器，开大声音，紧紧地盯着屏幕。镜头正在人群中搜索，紧紧地盯住前排的一个男子，此人手里正提着一支枪，朝路边走去。电视在不断重播刺杀现场：汉密尔顿从汽车里出来——一个男子举起了手臂——手里握着一杆猎枪——开枪——汉密尔顿从汽车里出来——突然，凶手被按倒在地，眨眼间被戴上手铐——汉密尔顿被放在担架上——被抬上了一架直升机。电视画面紧紧地抓住了我所有的注意力。

艾伯特·伦多·安德鲁斯将军和他的夫人还坐在汽车里，汽车外是拥挤的人群，我几乎看不清他们，直到救护人员赶到现场，人群才让开地方。

我不但是法官，而且是一位位置不低的共和党人的妻子。我经常在电视上看见熟人的面孔。但是今天我在电视上眼见着自己的一个熟人被枪杀，被成群结队的愤怒的人们堵在汽车里还是第一次。这实在是一个十分荒唐的令人无法接受的事实。我了解安德鲁斯将军，依他平时的脾气，一定会从车里跳出来，抓住凶手把他揍成烂泥。可是眼下他始终按兵不动，显然车里的助手们不允许他这样干。

特区的警察列队来到街上，走向轿车，把乘客一边的车门紧紧地围住了。

麦德琳·安德鲁斯一定吓坏了。我了解这位将军夫人，她是个脾气很温和的女人，是那种绝对上不了火线的人。当年她选择了安迪，绝对不曾想到，日后她会受到新闻界的“关注”，会不断遭受各种问题的轰击，甚至像今天这样要遭遇枪杀。

没有人能预知未来，要想真正了解他人更困难，特别是像安迪和麦德琳这种很年轻的时候就结了婚的人。

我想到自己的婚姻，我和麦德琳差不了多少，都是嫁给了政客，其后果就是成为人们攻击的靶子。不过我的丈夫乔治，永远不会让我处在那种尴尬的境地中，比如，任何可能伤害我身体的危险环境中。乔治已经把照顾我看成他今生的使命。

对于今天，一个是法律界的候选人，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半个国家的人都瞩目的电视屏幕前遭遇枪杀，乔治一定会愤怒不已的。想到这儿，我的心里也很不痛快。

我所有的朋友都说乔治是个完人。我和乔治结婚的时候他还是个银行家。现在他在坦帕开一家有名的五星级餐馆，管理着我们的投资。他说他的工作再理想不过了，收入不低，自己当老板，一天中有大半天可以在家穿着睡衣工作。乔治高大黝黑，非常英俊，至少我这么认为。不过有时候他很傲气，他可能是地球上惟一一位每天带着浆洗得平平整整、绣着他名字首字的手帕的男人。所有的女人都喜欢乔治，当然她们都不必和他生活在一起。我想麦德琳·安德鲁斯现在和我的想法差不多。所有的女人都喜欢她的“战争英雄”，但是都不必和他生活在一起。我不止一次想过，她怎么能容忍这种生活。

穿制服的警察们打开黑色的雨伞，簇拥着将军和他的太太

走出汽车，快步进入走廊，走上国会山的台阶，进去听证。因为有两排警察的贴身保护，我看不见他们，再没有人对将军开枪。

大厅里，参议员法律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们已经就座。民主党坐在左边，正如乔治所说，他的政见偏右，我们夫妻间的政见是不同的。高等法院提名委员会在两党中按级别轮流提问。提问已经好几天了，有专人一直追踪记录着提问的顺序。像我这样通过看电视了解听证的人，只有紧紧地跟随着整个提问过程。

我看到舍尔顿·沃维克参议员在宣布听证开始，九天来他一直负责宣布开会。舍尔顿·沃维克也是坦帕人，我是非常不喜欢这个人的。不过，他可是法律顾问委员会里有权力的大人物，是佛罗里达州年长的参议员。他首先对汉密尔顿一家表示慰问，然后安慰将军，他说“刚才差一点失去一个关系很近的个人朋友”。

舍尔顿·沃维克非常礼貌地对安德鲁斯将军说：“将军，您是否需要推迟今天的听证，如果您需要，我们都十分理解。”完全是一副诚心诚意的模样，可是我却丝毫不认为他是诚心诚意的。

安德鲁斯将军是由本届总统任命的。在过去的几天里，沃维克参议员对他始终没有什么明确的表态。但无论他是怎么想的，作为一个民主党人，他不能让人挑出言辞不得体的毛病，更不能让人指责他对一个战争中的英雄、前任联合总指挥有不尊敬的地方。

安德鲁斯的模样好似拉什摩山上的一尊花岗岩雕像，一米八三的头，一脸的冷酷，一动不动地坐着，仿佛正在等待着他

自己的军队向他开枪。看上去他丝毫没有被刚才发生的事情惊扰。接连几个小时里，他始终笔直地坐在那里，他给听证委员会的印象是表情坚定，没有丝毫的退缩，他在以一种职业军人特有的神态征服着他前进路上的障碍，他决不后退，决不屈服。他回答人们提问的语调就好像有人在给他让茶或在请他喝咖啡一样，总是说“谢谢，参议员”，或“不，参议员”。

我曾不止一次地问自己，这样一种人，对生活中遭受不幸的人会有同情心吗？为什么总统要把这么一个没经验、不懂得让步的人安置在法院？我能想出不止一打比他更合适的候选人，而且在公众舆论中所引起的争议都要比他少得多。乔治则认为，安德鲁斯将军一定攥着总统一个什么见不得人的把柄。不过乔治的话不大可信，因为他是个活跃的有影响力的保守的共和党人，只要是民主党挑选的人，不管合适不合适，他都会一概反对。好像一年一度的美式足球大赛中，在终场前的几分钟赢得胜利的一方一样，共和党控制了众议院，他们等待不了一年，民主党总统的任期就要满了，共和党当然不希望总统的任何司法任命成功，他们在等待控制白宫，同时控制任命程序的那一天的到来。

今天是听证的最后一天，委员会将进行投票。九天来，具有影响的高级官员们的证词充满了刻毒与苦涩，明显的都心怀恶意。安德鲁斯将军本来不必出庭，但他却同意出庭对质。因此，我始终认为他来出庭是大错特错的。电台在不断地报道，委员会每天工作到深夜，周末也在加班。而我自己，几天来大部分的时间都盯着电视屏幕，因为我不想错过最终的结局。其实在坦帕旧法院里，所有的人都在看电视。我的法庭和其他人的法庭一样，已经没法开庭了。